關於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拾参）》《畏天用身》篇

最後一段文意的闡釋

（首發）

趙之誠

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拾參）》收錄了一篇擬名為《畏天用身》的文獻，這篇文獻的最後一段說：

（凡）昷（明）者不生而（恆）昷（明）〔六一〕，臤（賢）者不生而（恆）臤（賢）〔六二〕。昷（明）者才（在）亓（其）心，臤（賢）才（在）亓（其）身。昷（明）者又（有）不豫（舍）甬（用）也，又（有）不忘竹（篤）也。昷（明）者乍（作）必從中〔六三〕，以從中，茸【一五】 能昷（明）於人。昷（明）民所以昷（明）〔六四〕，能人所不能行，備（服）人所不敢備（服），執人所不敢執。昷（明）者＝（天，天） ＝至＝中＝（恆至中，恆至中）和＝（和，和）丏＝（勉，勉）善＝思＝（善思，善思）智＝（智，智）以自果，或不（悔）。昷（明）【一六】者亡（無）（易）〔六五〕，衣（卒）廛（展）＝童＝（申重，申重）不（倦）〔六六〕，茸能昷（明）於人〔六七〕。【一七】

以上為整理者的釋文。

對於最後一句“茸能昷（明）於人”，整理者的注釋〔六七〕說：“此段闡述明者何以明於人。”本文認為將《畏天用身》這篇文獻的最後這一段概括為“明者何以明於人”，似乎還不夠全面。《畏天用身》的這一段文字，其實先說的是君臣關係，接著說的是君王“明人”即察人知人的態度和原則。下邊加以詳細論證。

“凡明者不生而恒明”的“明者”，整理者注釋為“聰明有見識之人”，雖然不能算錯，但這只是字面意義，“明者”隱含的意義在這裡其實就是指“君王”。對於“君王”來說，最重要的是需要“明”，典籍中“君明臣忠”“君明臣直”“君明臣正”“君明臣賢”的說法俯拾即是，《管子·君臣上》說：“故曰：‘君明、相信、五官肅、士廉、農愚、商工願，則上下體而外內別也。’”所以有“明”的君就被稱為“明君”，因此文中以“明者”來指代“君王”。而“賢者不生而恒賢”的“賢者”，相對而言自然就是指“臣”。對於“臣”來說，最重要的是需要“賢”，因此有“賢”的臣就被稱為“賢臣”。典籍常有“明君”與“賢臣”對言者，《韓非子·忠孝》說：“如今堯自以為明而不能以畜舜，舜自以為賢而不能以戴堯，湯、武自以為義而弑其君長，此明君且常與，而賢臣且常取也”可證。《管子·霸形》說：“於是乎楚王號令于國中曰：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，莫如桓公；所賢於人臣者，莫如管仲。”也是分別以“明”和“賢”指向“君”和“臣”。

《論語·顏淵》謂：“樊遲問仁，子曰：‘愛人。’問知，子曰：‘知人。’樊遲未達。”可見在孔子看來，“知”就是“知人”。對於君王來說，知人很重要，《荀子·大略》：“主道知人，臣道知事。”《漢書·薛宣傳》引谷永上疏曰：“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，知人則百僚任職，天工不曠。”所謂君王的“明”，主要體現在能察人知人，即簡文所言的“明人”，所以《荀子·解蔽》說：“知賢之謂明。”《新書·大政》也說；“君以知賢為明。”《論語·顏淵》“可為明也已矣”劉寶楠《正義》：“明謂知人。”《越絕書·計倪》說：“是故周文、齊桓，躬于任賢，太公、管仲，明於知人。”《後漢書·吳祐傳》載：“太守曰：‘吳季英有知人之明，卿且勿言。’”馬王堆漢墓帛書《老子》乙本卷前古佚書《道原》曰：“明者固能察極，知人之所不能知，服人之所不能得。”也都是將“明”或“明者”與“知人”並提，也可證明簡文的“明者”與“明人”即“知人”的關係。

“明者在其心，賢在其身”一段，疑“賢”字後或蒙上省，或漏掉一“者”字。“明者在其心，賢〔者〕在其身”，既說的是君王的“明”是通過“心”來體現，臣下的“賢”是通過“身”來施行。《管子·法法》說：“賢人之行其身也，忘其有名也。”正點出了“賢”與“身”的聯繫，同時也是用身體的部位來比喻“君”與“臣”的統屬關係。古人認“心”在人的身體中最為重要，《郭店楚簡·性自命出》說：“君子身以為主心。”“君子身以為主心”就是“君子身以心為主”的意思。《管子·心術》：“心之在體，君之位也。”《荀子·解蔽》：“心者，形之君也，而神明之主也，出令而無所受令。”是說心是身體的君王，是“神明”的主人。《黃帝內經·素問·靈蘭秘典論篇第八》謂：“黃帝問曰：‘願聞十二臟之相使，貴賤何如？’岐伯對曰：‘悉乎哉問也。請遂言之！心者，君主之官也，神明出焉。’”同樣將身體的“心”比喻成社會層級中的“君”，也指“心”是神明之所出。可見所謂“明君”的“明”，就是“神明”的“明”，從具體含意講是指人的思想、精神，從廣的意義講，是指君王的聖明、明智和明察。另外如《禮記·緇衣》：“子曰：‘民以君為心，君以民為體。”《管子·法法》：“故上之所好，民必甚焉；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。”《漢書·武帝紀》：“蓋君者心也，民猶支體，支體傷則心憯怛。”《春秋繁露·通國身》：“身以心為本，國以君為主。”《全漢文》卷四十二《王褒四子講德論並序》：“君者中心，臣者外體，外體作，然後知心之好惡。”也都表達了類似的意思。而說得最全面的，當屬《春秋繁露》卷第十七《天地之行》，謂：“一國之君，其猶一體之心也：……君明，臣蒙其功，若心之神，體得以全；臣賢，君蒙其恩，若形體之靜，而心得以安；……是故君臣之禮，若心之與體。”指出了君臣的關係就如“心與“體”的關係，而一國之君，就相當於一個人身體中的心，同時又點出了“君明”和“臣賢”，跟《畏天用身》篇以“明”指“君”，以“賢”指“臣”，“明”即“君”在“心”，“賢”即“臣”在“身”的说法可以說若合符節，一一對應。

“明者有不舍甬（用）也，有不忘竹（篤）也”一句有些費解，似可以從兩個角度考慮。一種可能“明者不舍用”之“用”是指君王在察人知人上的“明”之用，一種可能是“明者有不舍用也”之“用”讀為“庸”，指“中庸”“庸常”之“庸”，《易·乾》：“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謹”孔穎達疏：“庸謂中庸、庸常也。”指君王察人知人不放棄中庸之道、平常之心；“篤”義為“固”，“有不忘篤也”指君王察人知人不忘記堅定或誠篤。郭店楚簡《老子》甲本有“至虛，恒也；守中，篤也”的話，其中的“守中，篤也”似可與簡文的“不舍用（庸）”“不忘篤”相比照。

“明者作必從中，以從中，乃能明於人”一段中“作”指君王發出的行動、動作，在簡文中具體應該是指君王察人知人的舉動。“中”字整理者認為指“心”是非常正確的，典籍“中”又作“衷”，同時典籍“中”又訓為“內”，指與人身體相對的人身體的內裡。不過簡文“從中”的“中”很可能並不是指“明者”之“心”或“內裡”，而是君王所察知之人的“心”或“內裡”。古代典籍有知人必須知心的相關論述，如《漢書· 翼奉傳》：“參之六合五行，則可以見人性，知人情。難用外察，從中甚明，故詩之為學，情性而已。”是說見人性、知人情難以從外部觀察，要從人的內部入手才會看得分明。《春秋露·服制像》：“虛心下士，觀來察往，謀於眾賢，考求眾人，得其心，遍見其情。”也指出只有“得其心”才能“見其情”。只要從人的行動認真觀察，其“心”很難隱匿。《郭店楚簡·性自命出》說：“凡學者求其心為難，從其所為，近得之矣，不如以樂之速也。雖能其事，不能其心，不貴。求其心有偽也，弗得之矣。人之不能以偽也，可知也。其過十舉，其心必在焉。察其見者，情焉失哉？”說的就是這個道理。

“明民所以明，能人所不能行，備（服）人所不敢備（服），執人所不敢執。”一段，整理者懷疑“民”字乃“者”字之誤，其說是。“能”字下疑也奪一“行”字。所謂“明者所以明”即“君王所以（需）明察的原因”之意。“能〔行〕人所不能行，備（服）人所不敢備（服），執人所不敢執。”是說（君王所以需要明察的原因），是因為他能做別人所不能做（的事），從事別人不敢從事的（任務），承擔別人不敢承擔的（責任）的意思。這一段的文意暗含如果君王能做別人所不能做（的事）、從事別人不敢從事的（任務）、承擔別人不敢承擔的（責任）卻不能察人知人，就容易出大問題的意思。“能〔行〕人所不能行，備（服）人所不敢備（服），執人所不敢執”一段的句式，跟《孝經·卿大夫章》的“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，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”很接近。《春秋繁露·服制》有“雖有賢才美體，無其爵，不敢服其服”的話，文中“服”用為“服飾”之“服”，似跟簡文“備（服）人所不敢備（服）”之“服”用法不同。典籍“服”訓為“行”，訓為“事”，訓為“承”，在簡文中意思偏虛，需根據文意加以具體理解。

“明者天＝（天，天）恒＝至＝中＝（恆至中，恆至中）和＝（和，和）丏＝（勉，勉）善＝思＝（善思，善思）智＝（智，智）以自果，或不悔”一段，對原整理者的句讀本文有不同意見。本文認為應該斷讀為：

明者天＝（天，天）恒＝至＝中＝和＝（恆致中和，恆致中和），丏＝善＝思＝智＝（勉勉善思，善思知，知）以自果，或不悔。

上文說過“明者”指君王，所以“明者天”是說君王就是“天”的意思。《左傳·宣公四年》說：“君，天也，天可逃乎？”正是這種理念的表達。“天恒至中和”的“至”讀為“致”。“中和”是古代儒家常提的一種觀念，《禮記·中庸》說：“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”文中的“致中和”也就是簡文 “恒至中和” 中的“至（致）中和”。“中和”是萬物皆歸其所，和諧共處的一種狀態和境界。古代有天歸陽，地歸陰，人歸中和之說，《潛夫論·交際》說：“是故天本諸陽，地本諸陰，人本中和。”所謂“中和”就是“陰陽和揉”“陰陽調勻”。君王施政更應該稟持“中和”的原則，所以《越絕書·枕中》引範子說：“臣聞古之賢主、聖君，執中和而原其終始，即位安而萬物定矣；不執其中和，不原其終始，即尊位傾，萬物散。”《新語·無為》說：“是以君子尚寬舒以篋其身，行身中和以致疏遠；民畏其威而從其化，懷其德而歸其境，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。民不罰而畏，不賞而勸，漸漬于道德，而被服于中和之所致也。”《全漢文》卷二十八“皃寬議封禪對”說：“唯天子建中和之極，兼總條貫，金聲而玉振之，以順成天慶，垂萬世之基。”《漢書·何武列傳》載辯士王褒為頌漢德作《中和》之詩，顏師古注：“中和者，言政教隆平，得中和之道也。”君王施政需稟持“中和”，也就是簡文所說的“天恆致中和”。

古人認為舉人和知民情也需用“中和”之道，《越絕書·枕中》說：“湯執其中和，舉伊尹，收天下雄雋之士，練卒兵，率諸侯兵伐桀，為天下除殘去賊，萬民皆歌而歸之。是所謂執其中和者。”《法言》序說：“立政鼓眾，動化天下，莫尚于中和。中和之發，在於哲民情，撰先知。”“哲”訓為“知”，“哲民情”就是“知民情”，“知民情”與“知人情”相同，“知民情”和“知人情”其實都是“知人”。

“勉勉善思，善思知，知以自果，或不悔”一段，“勉勉”乃“力行不倦貌。”典籍又作“黽俛”或“黽勉”。《詩·大雅·棫樸》：“勉勉我王，綱紀四方。”朱熹《集傳》注：“勉勉，猶言不已也。”“善思”的“善”是仔細認真的意思，“善思”猶言“精思”“篤思”“覃思”（又作潭思）“熟思”“湛思”“深思”“沉思”，與《荀子·成相》“臣謹脩，君制變，公察善思論不亂”中的“善思”用法相同。“善思知”就是仔細思考（如何）知人的意思。“知以自果”的“果”即“果斷”“果決”之“果”，“知以自果”是指在經過前邊的“勉勉善思”和“善思知”後，知人需要靠自己的果斷判定。如此果斷的判定就帶出了後邊的“或不悔”。“或不悔”的“或”網上ee先生讀為“又”（http://www.bsm.org.cn/foru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854&extra=&page=1）很可能是正確的。“知以自果，或不悔”就是“知人要靠自己果斷（判定），也不會後悔”的意思。

最後“明者無易，衣廛紳＝童＝（申重，申重）不倦，茸（乃）能明於人”一句，本文與整理者的斷讀也有不同，本文認為“衣廛”兩字應屬上，斷成“明者無易衣廛，申重不倦，茸(乃)能明人。”但“衣廛”該如何解讀，本文也沒有恰切的意見，只能待質高明。“無易”的“易”整理者理解為“難易”的“易”，駱珍伊或理解成“輕易”的“易”（<http://www.bsm.org.cn/foru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854&extra=&page=2>），本文認為應理解成“改易”之“易”。若如此斷讀不誤，可以推測“衣廛”是“不易”即“不改變”的對象，跟下文的“不倦”意義也可能相關。

最後試將《畏天用身》的這一段意譯如下：

凡是明君沒有生下來就能明察的，（凡是）賢臣沒有生下來就能賢能的。明君明在其心，賢臣賢在其身。明君不捨棄中庸，不忘卻堅定。明君（知人）必須知心，因為知心，方能知人。明君之所以（要）明察，是因為明君能做他人做不了（的事），從事別人不敢從事（的任務），承擔別人不敢承擔（的責任）。明君就是天，天常常會施行中和，施行中和，不停地仔細思考知人，知人要靠自己的決斷，也不會後悔。明君不改變衣廛，反復再三不懈怠，這樣才能知人。